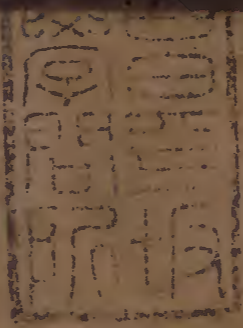


色忠宣集

序目



漢書門類			
三四	三〇	號	類
九	五	函	
一	三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三四	三〇	號	類
九	五	函	
一	三	架	
六	冊		

別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30
冊數	6 ( 1 )
函號	315 81

31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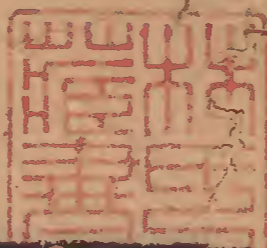




范忠宣公全集序

漢草文庫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  
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  
近識大而合窻其言格而未行  
或行而後格者凡十四五世莫





不咨嗟嘆惜甚則妻咎於天之  
不克盡究其用及續忠宣集而  
後知文正生平未了之事益忠  
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寡々而  
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

者如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  
書余卒業反讀嘆曰文正忠宣  
皆名臣第所遭有難易耳慶曆  
中四賢一不肖而元祐執政八  
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



難慶曆勇於進善元祐勇於去  
惡慶曆無法可更元祐更而議  
法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  
忤夷簡真忤夏竦然較之蔡確  
蔡卞章惇邢恕何如哉則文正

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  
鄙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  
太后垂簾廢立之事則文正易  
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  
初而忠宣再召耆徽宗建中之



始治亂首尾奚啻天淵則文正  
易而忠宣雖嗚呼忠宣所遭之  
難如此及讀其箋表與夫竄謫  
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  
氣平有詩人溫柔忠厚之風而

無慍人怨士俏岍懟獨不將志  
之意此真古之有道君子也忠  
宣初孕時其母夢兒自月中下  
以衣裙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  
夜坐帳中帳頂如墨其後賦汝



水篇讀者已卜公為公輔器矣  
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後與孫  
泰山石徂徠友善既入朝司馬  
君實蘓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  
相與倡和及議論古今成敗得

失公即不執政當儼然為一代  
儒宗况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  
詞章彪炳不媿文正之將相者  
乎古來幹蠱者張魏公有敵夫  
文正有忠宣然魏公不可多敵



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為文  
正易為忠宣又難也余按吳中  
謁義澤書院恨文正忠宣集不  
廣行海內今幸毛君克成金書  
故序之簡端且以望世之為人

子者

萬曆戊申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督撫應天  
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臨  
川周孔教撰



世發為德業炳為文章者詎可  
 更僕而德業文章父子濟美冠  
 其山川繡衍土風清淑代產名  
 天地靈秀之氣鍾於三吳奧區  
 范忠宣公全集序

范忠宣公全集序  
 天地靈秀之氣鍾於三吳奧區  
 其山川繡衍土風清淑代產名  
 世發為德業炳為文章者詎可  
 更僕而德業文章父子濟美冠



晁百代如忠宣范公則指可多  
屈耶司理毛君既已刻文正先  
生集而退食之暇復讐校忠宣  
舊梓授之剞劂以成全書嘉惠  
來學甚盛舉也夫有宋文章名

者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氏並膾  
炙千載而忠宣父子以德業翹  
楚諸公卒掩其文章之槩識者  
病焉此司理君從千載而下表  
其文章以窺公父子德業萬分



之一不亦有禪世教也耶說者  
謂公當文正鴻猷駿伐駟奕鼎  
鉉之後勉旃象賢則難乎其為  
子當兩宮聽政群佞盈朝猜疑  
朋黨則難乎其為臣當新法更

張海內解體上調國是而下寢  
禍階則難乎其為相公乃歷事  
五朝矢心中外五十餘載人主  
信其忠大夫士服其義武夫悍  
卒黃童白叟懷其德其去國也



天下莫不望公來其召而入也  
天下莫不幸公用其病且歸也  
天下又莫不異公復起嘻若公  
者洵可不愧為人子為人臣為  
人相矣公故負竒少閑庭訕雅

從胡瑗石介孫復諸儒潛心理  
學經術而旁及古今興衰國典  
廟謨民風吏治靡不目獵而掌  
運之故識遠而氣完行高而智  
密蓋嘗三復公先後所條奏淋



滄千萬言鑿，皆經世濟時不  
朽之石畫噫使熙寧元豐間得  
以盡行公志必不罹元祐之橫  
政使元祐中得以盡行相業必  
不樹紹聖元符之禍本是公之

用舍進退寔關晉弱宋之幸不  
幸孰非天乎君子至今有餘憾  
爾公集凡若干卷衆體畢具無  
一非標德而醞功之言也豈直  
副墨雄示千古云乎哉昔河汾



先生對其門下士有憂色曰二  
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今言政  
不及化言聲不及雅言文不及  
理王道從何而興因援琴鼓蕩  
之什門下士舉露襟烏其用慮

深矣司理君有意傳公父子集  
居然典刑是慕獨非河汾鼓琴  
之思乎余故樂為之序

萬曆戊申仲春

賜進士第文林郎湖廣道監察



御史奉

勅提督南畿學校武林楊廷筠

撰

范忠宣公全集叙

鷺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  
附之而為之叙曰自古父子相師者  
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丞相韋  
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竄為  
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  
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上自天子



序一  
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畷里婦武  
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  
自不必待集而傳第公生平銓別人  
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  
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悱以至  
請祠竄嶺感愴萬狀公一之寓之集  
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余又于語言

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  
暗與文正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  
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文正之壘  
鹽蕭寺中以侍御史排滌議斥大臣  
納告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  
為諫官自為布衣至執政所得俸賜  
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



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  
輳而至大類文正之捨宅建學前後  
任子恩多先踈族歿之日幼子五孫  
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略  
慶陝賑飢民裒枯骼勸朝廷無生邊  
事大類文正之為將入典平章以博  
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不宿怨不吝

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  
類文正之為相其他或慷慨廷論或  
委蛇奏箋引誼據經率然而作必歸  
於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  
雅即置之文正集中不能辨也詩曰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謂乎  
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群兒戲輒能正



席講說剖析如流既登皇祐進士試  
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名世公輔  
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益  
通顯以作者自命凡禁林典勅及當  
代名公巨卿金石碑版之文悉出公  
手其聲價真可懸千金而照四裔自  
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即韓

公子忠彥歐公子斐富公子紹庭紹  
京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衡而  
稱鼎足况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  
識子弟偶博青紫詫為成材而晚生  
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卧百尺翔  
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為宰相集  
中自警自砥皇皇如不及即涉羊腸



脫魚腹陰熾欲死上不懟君下不怨  
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懼若忠  
宣者是古今真父子也或謂父有文  
正忠宣故應爾爾魯直不云乎文王  
割烹武王飪鼎爓且舉而薦之管蔡  
不食誰能強之則忠宣賢於人遠矣  
據公狀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

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總名忠宣  
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  
范氏一家言此寔藉當事者之寵靈  
與共事者協贊而成全書鷺特為之  
董其成云爾

萬曆戊申春仲松江府推官嚴陵後  
學毛一鷺謹拜撰



范忠宣公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上  
奏乞清心簡事尊德委賢疏  
乞聖節上壽不用樂狀  
乞權罷秋宴以消災沴疏  
論濮王稱親未當狀  
又乞定濮安懿王稱號狀  
乞罪執政邪議尊崇濮邸疏

范忠宣公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上

奏乞清心簡事尊德委賢疏

乞聖節上壽不用樂狀

乞權罷秋宴以消災沴疏

論濮王稱親未當狀

又乞定濮安懿王稱號狀

乞罪執政邪議尊崇濮邸疏



又乞罪邪議尊崇濮邸疏

又乞責首啓濮邸邪議之臣疏

論皇太后降命追尊濮王疏

論新法乞責降狀

進節尚書論語表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狀

繳奏歐陽修朋黨論疏

論貢舉疏

又論薦舉疏

論用人疏

乞任群臣疏

論擇臺諫疏

乞增補諫官疏

乞慎除授以革僥倖疏

奏舉彭汝礪疏

論王安石疏

論富弼疏

乞詔還呂誨疏



論韓維不當與外任疏

論劉琦等不當責降第一狀

第二狀

乞於郊赦前復錢公輔官狀

再乞復錢公輔官狀

乞寬王覲之罪疏

又論王覲乞從文彥博等所言疏

論呂誨薛向疏

論薛向疏

又論薛向疏

又論薛向疏

彈吳安持李偉疏

論誅蔡確當與師臣商量疏

論不宜分辨黨人狀

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疏

卷之二

奏議下

乞詔近侍陳朝廷闕失疏



乞詔內外官條陳利害狀

乞看詳臣庶所上封章疏

乞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疏

辭免恩命劄子

元祐元年

論發運均輸狀

乞詔御史覺察轉運使狀

論消復陰沴疏

論回河疏

又論回河利害疏

再論回河畫一疏

論大臣不當顧慮形迹疏

奏陳青苗等法疏

條對手詔所問邊計狀

請復團教揀閱疏

論三路保甲疏

乞戒約妄陳邊事疏

乞戒飭邊臣勿弛備狀

條列陝西利害疏



論陝西沿邊冗費劄子

又乞戒邊將不得生事疏

論孫永依舊知秦州狀

乞早分畫西夏地界疏

畫夏國疆界三策

乞棄廢寨地與西夏疏

乞早遣夏國封冊使臣疏

乞蕃漢官並依官序相壓狀

乞誅鬼章狀

論不當授鬼章陪戎校尉疏

論不當許阿里骨來使與鬼章相見疏

論朱宿梁二不當貸命疏

乞減江淮諸路鹽價疏

遺表

進尚書解三十章

卷之三

奏狀

辭免給事中兼侍講狀



謝牽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乞免供職

狀

劄子

辭免吏部尚書劄子二通

辭免樞密劄子二通

辭免災賜劄子

求退劄子

辭免右相劄子二通

辭免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劄子二通

乞貶一小郡或閑局差遣劄子二通

乞罷相劄子二通

乞宮觀劄子

小貼子

乞宮觀劄子二通

乞國醫高章服色劄子

表

安州通判到任表



信陽軍謝上表

謝換朝散大夫直集賢院表

同天節進功德疏表二通

慰皇帝表

進南郊絹表

河中府謝上表

慶州謝上表二通

辭免天章閣待制表二通

賀立皇太子表

謝給事中表二通

謝對衣金帶表二通

謝賜萬年縣君冠被表二通

賀獲鬼童表二通

謝賜御書表二通

穎昌府謝上表

謝賜詔書表

隨州乞致仕表

永州謝表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表

謝賜詔書銀合茶藥表

謝賜銀絹宣醫表

謝歸穎私第表

謝賜衣醫高章章服并批語表

乞致仕表

卷之四

古賦

秋風吹汝水賦

喜雪賦

古詩

北游寄崔象之

寄謝師直

陳東父示及新文

休心亭

累約舍弟純禮以職事未至

會師宰

久雨



道旁柵

游漢川石橋

暑雨

寄友人

謁辛化光

留別洛中諸友

同成都尹吳仲庶運判韓持正會飲

寄趙大觀度支

秋意

題楊希元朝議南軒

和子駿

王安之朝議蛙樂軒

和君實病中子駿招不往

君實南園飲罷留宿二首

次韻景仁寄君實決樂議之作

歷陽彭衛字明微棄官養母築堂名曰壽燕

取壽老燕安之義得古人養志之道作詩

以紀實



自警

自砭

次韻曼叔見寄

同王弱翁宿廣化寺

龍門行

梁貺之惠酒分餉張伯常朝議

和君實同年會作

和王微之同赴韓持國燕集

律詩

早行

游嵩山與王弱翁聯句

賈文元生日

清輝閣

寒食日汎舟

贈師宰

送別

和韓侍中上巳日會興慶池二首

觀終南採冰



和江東運使韓子文見寄

和韓子文題王摩詰畫寒林

和毛維瞻郎中見寄

晚菊

和謝師厚見寄

和徐億郎中喜雪

謝師厚寄同黃壻暮直唱和

和閻灝中秋賞月四首

和聖美翟家原道中之作

騎射

病起聞走馬宴同僚走筆戲呈席上

仲春寄二弟

酬羅道濟黃任道見寄

僉判李太博靜勝軒二首

和君實微雨書懷韻

寄伯康君實二首

酬安之罷赴真率會

和安之謝伯康君實見訪



和文潞公席上

和安之喜雨

和范景仁蜀中寄牡丹圖

同張伯常會君實南園

子駿君實約游園遇雨而止

子華相公同游趙令公園

和王端太中牡丹

和王太中游洛述懷

和君實陪潞公子華景仁宴集各一首

寄君實

寄王不疑朝議

喜雪

和張坊州

和微之湖亭席上見贈

酬慶州五弟

寄二弟

目盲

謫居零陵



無書

覆舟

零陵重陽

零陵移居

零陵憶弟妹

零陵寄三弟五弟二首

送貫之兄被召爲御史三首

孔寧極先生拜官二首

龍門山二首

獨游石巖寄諸友

寄香巖海僊上人

陳和叔游龍門先歸

和王弱翁白沙道中

龍門馬上望雪

臨汝溫泉

與王弱翁游龍門

許真君天誥

讀逸民傳寄孔寧極先生



和曼叔閑書

又和早行

循吏

酷吏

聞鍛

和象之石磬

送賈春卿宰尉氏

赴鄭郎中宴集

寄辛化光

和吳君平游蔣山兼呈王安國二首

和呂獻可江口見贈

和呂獻可牡丹

和獻可龍峰寺見寄三首

附呂獻可寄堯夫三首

和獻可丙午二月六日別臺中僚友

荆甘

充墨

寄曼叔



寄端老

和張統貫之同年

和韓侍中游興慶池席上

和韓侍中垂蘿洞

和韓侍中上巳晚游九曲池

和韓侍中春陰馬上

次韻韓侍中游興慶池

和韓侍中登廣教院閣

和韓侍中同賞牡丹

和孫曼叔北禪牡丹一蒂三花

和韓侍中西禪牡丹

和韓侍中初夏游興慶池

與張靖學士游華清宮雍帥錢子飛端明以

詩見寄次韻和

和吳仲庶龍圖西園海棠

贈睂陽致政程濬少卿

和吳仲庶游碑樓大慈二寺

和吳仲庶上巳游學射山



和吳仲庶晚春游海雲山

又和暮春蠶市

寄臨邛致政常郎中

寄持正都官按部嘉眉

以眉州綠荔枝寄吳仲庶有詩次韻

和仲庶江濱避暑

將出蜀次仲庶送行詩韻敘別

寄李審言龍圖

酬張杲卿相公見招

和閻五秀才折海棠見贈

宿州元太守北樓席上

和吳伯修洞霄宮

和滕中書見寄

和季敷察推卽席感舊二首

送宋太卿歸澠上

和孔宗翰郎中見寄

和傅欽之見寄

和余周郎中見寄



章伯望郊居

卷之五

律詩

和張揆侍郎見寄

金陵懷古二首

和元子發學士見寄

和王著作見寄

和李敷重九席上遺興

和謝師厚見寄

中秋賞月

和耿憲見贈

和徐侍郎柏枝甘露

和曹職方至日

和耿憲祕校喜雨

題李子高虞部園四首

和曹演甫中秋見懷

和閻灝屯田五十歲元日感懷

和吳仲舉通判見贈



塞下追憶烏江之會寄李誠之待制

和閻灝重陽見贈二首

和曹演甫秋日見寄

王聖美太丞奉使西來喜而有贈

和聖美觀騎士翫坡

和聖美壁間題

和聖美三分舖留題

蕃舞

觀疆人翫坡

和聖美華池感事

寄陳述古賓客萬璉郎中二首

和王定國見寄

和張伯常見寄

春日寄許州韓持國

和李康侯屯田見寄韻二首

雪中池上

和管滂著作見寄韻

又和席上見贈韻



和任夔節推見寄

和王樂道西湖席上

和王定國見寄

病起和李康侯屯田見寄

和郭昌朝寺丞見寄二首

和王微之同持國汎舟登樓

和鄭通議青州范公泉

張揆侍郎讀書堂

和劉孝叔吏部見寄

和北都王宣徽贈覺海大師

和黃康侯推官二首

以府會阻赴王安之招集次安之韻二首

和文太師真率會上文潞公同甲會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潞國公生日

安之家庭甘結實三首

子駿作真率會招安之不至二首

八月十六日張伯常見訪賞月四首



和子駿洛中書事

和君實姚黃玉玲瓏二品牡丹二首

元日分壺酒贈楊舜俞大卿

寄和浮光曹九章大夫

妙覺晚吟呈席上諸公

送伯常歸郢中

和韓子華相公同游王君貺園二首

和君實雨中卽事二首

君實邀游南園雨止

于華相公應天院行香歸洛川

和君實南園獨酌三首

酬韓持國

牡丹二首

上巴汎舟酬子華相公

和文潞公歸洛賞花

文潞公謝事歸洛二首

和子華陪文潞公宴東田

效官詞體上文太師十絕



和子華游韓王園懷故園池蓮紅薇二首

再赴蒲津陪解梁張守安邑王宰游靜林

贈張大夫

寄上文潞公

寄上子華相公

寄鮮于子駿西臺

和薛中散踏青詞

寄和子華相公賞梅王園

題河中府名閫堂

寄題張運使先隴永慕亭

入河中府

謝張解州作名閫堂記

秋日席上

游寡阜廟二首

和韓持國見贈兼簡王微之

和持國

偶成

西湖四時四首



和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

和持國贈微之

贈持國持國以瑞鷓鴣歌之

和持國瑞鷓鴣

謝微之見贈

和持國光祿堂賞梅兼寄彞叟德孺

奉寄西京玉汝相公

和持國聽琵琶二首

和持國謝見招游湖二首

和李微之正議

過洛謁文潞公游東田

送滕達道龍圖交代歸闕

秋晴思西湖寄韓少師

寄西京留守韓玉汝

九日游西山開化歸會柳溪示程憲

酬王定國

酬程定塞提刑

讀老杜憶弟詩寄二弟



寄二弟

迎潞公再謝重事歸洛

送潞公游河陽河清

洛花已開報潞公

贈蘄簞與潞公二首

病中寄太原韓玉汝

次韻持國謝送酒

龍門秋日上潞公二首

三弟得告來見省

喜弟妹相聚

題潞公翰墨卷後

昔帥環慶為部將所訟馮君學士被制鞠獄

而獲平反今相遇於洛

酬持國攜具見訪之作

和劉公舒相訪二首

到漢東和張伯常六首

神宗皇帝挽詩四首

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富相公挽詞五首

安州張大卿挽詞三首

張益蘓學士挽詞二首

謝師厚挽詞三首

王安之朝議挽詞三首

程明道挽詞三首

司馬溫公挽詞三首

毋清臣中散挽詞三首

盧通議挽詞三首

孫曼叔尚書挽詞三首

龍圖張公挽詞三首

鮮于諫議挽詞三首

申國太師呂公晦叔挽詞三首

蜀郡范公景仁挽詞三首

李師中待制挽詞二首

康國韓公子華挽詞二首

李彥深哀詞二首

王樂道觀文挽詞三首



張揆龍圖挽詞三首

望日示康廣宏

卷之六

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王尊道先生講堂記

序

司馬公詩序

完美集序

銘

布衾銘

鼎銘

青詞

祈雨

刑獄

禳謝六首

請死



疏

同天節功德疏二通

私忌疏文

慈聖周祥道場疏二通

奉旨詣河瀆西海祈福消災道場疏

神宗皇帝升遐功德疏二通

坤成節疏文二通

坤成節開啓文

啓狀

賀光州石郎中得替

荅門生改官啓

謝潘著作啓

謝王長官啓

回蔡州胡完夫使君啓

回時狀元啓

回王郎中

到京東監司赴西臺啓

到河中謝雍帥劉龍圖



謝延帥太尉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回同州知府朝請

謝陝州知府大夫

回新鳳翔知府范學士

回大寧知監張奉議

到慶州謝兩府啓

左僕射

右僕射

右丞太中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樞密

副樞

賀左僕射蔡相公

賀右僕射中書韓相公

賀樞密章通議

賀門下司馬侍郎



呂左丞光祿

回田總管黃走馬張機宜

謝提舉茶場陸奉議

回步軍苗太尉

賀秦州范龍圖

賀知河中府王待制

賀秦州吳待制赴闕

太原到任謝宰相執政

回知鄭州陳龍圖

回延帥趙端明

西京韓相公賀冬

賀中書僕射劉相公

賀蘇右丞

簽書樞密王密學

回工部李侍郎

賀趙內翰

賀知定州許資政

回文太師



謝同知樞密院二通

卷之七

祭文

祭謝祕丞文

祭韓魏公文

與慶州官吏祭韓魏公文

祭廟文

修文正祠堂祭文

祭廟文

祭終南太白秋文

祭呂虞部文

祭廟文

送太白秋水祭文

祭蔡資政文

祭監押劉供奉文

信陽軍修鼓角門祭文

祭張復禮提刑文

祭韓國富公文



祭河中宋司錄文

祭謝大夫文

祈雪祭文

祭程宗丞文

祭母中散文

祭李運使太夫人文

祭閣朝議文

祭司馬温公文

祭太中大夫司馬公文

祭周朝散文

祭王中散文

祭正議大夫張冒言文

祭康國韓公文

祭廣濟使君蔡承議文

祭申國司馬呂公文

祭陳龍圖文

拜掃祭文

祭十九兄監簿文



祭鮮于子駿文

祭郭宣徽文

祭曹沂王文

祭蔡仲遠侍郎文

祭滕達道龍圖文

祭楚正叔待制文

祭司馬公休文

祭范蜀公文

祭傅侍郎文

祭張宣徽文

祭趙端明文

祭衡嶽文

告家廟文

祭王職方文

墓誌銘

祕書丞許君墓誌銘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銘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銘



許駕部墓誌銘

李水部墓誌銘

范府君墓誌銘

蔡贊善墓誌銘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部林侯墓誌銘

卷之八

墓誌銘

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陳君墓誌銘

楊承事墓誌銘

朝議大夫閻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尹判官墓誌銘



墓表

内殿承制閣門祇候衛君墓表

范大夫墓表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

卷之九

行狀

富鄭公行狀

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張公行狀

遺文

卷之十

附錄

范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忠宣公行狀



范忠宣公集目錄終

范忠宣公集卷之一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奏議

奏乞清心簡事尊德委賢疏

臣伏見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太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則有掘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偽生弊頓革則人



情擾而怨憤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晁錯受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大興宋襄公急於求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王之龜鑑也故帝王之圖治必在顯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知無象無爲而天下自安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稱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爲而成也又稱孔子

曰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必無適無莫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惑也故水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畧自任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就必爲儉佞所乘迎合之人則以才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沮誹見疑以沮誹被疑則不暇察其忠以合意爲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辨賞罰不明人



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顛危者多矣此果於興作之害也孔子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言可懼也陛下聰明仁孝脩已篤恭自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乃雜五霸之爲豈唯徒勞睿思寔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清心簡事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爲大方以富國強兵爲末務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並美唐虞比隆使後世歌頌無窮在陛下留神而已

乞聖節上壽不用樂狀

殿中侍御史范某奏曰臣伏聞將來壽聖節在上辛祀天致齋之內於禮不合用樂而太常禮院議稱用樂無妨伏緣祀天致齋行自古昔誕辰上壽起于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爲重昨來郊祀小次黃禱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虛次徹禱以示至恭臣民懽然歌頌聖德若今來致齋之內却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聖慈指揮將來上壽以致齋之內權不



用樂則不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夷知陛下克已奉天尊禮化民之意

乞權罷秋宴以消災沴疏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范某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秋宴竊以京師昨因大水之後軍民壓溺歿者甚衆哀痛之聲至今未已陛下爲民父母憂樂與天下同之加以連日以來陰鬱未解民相傳恐復有大雨暴露之衆憂懼方深若聞陛下鐘鼓之音必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君臣宴樂似非其時伏望聖慈特降

指揮權罷今來秋宴只令支散酒食庶幾上承天戒下順人情示聖君脩省之誠消兆民災沴之氣

論濮王稱親未當狀

殿中侍御史范某奏曰臣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慎重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爲安群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竊議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爲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



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構  
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陛  
下繼明之始與漢先故事不同宣帝之時尚為有司  
所奏為人後者為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為未有却令  
太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為親也錯亂禮法失  
其本意若欲以濮王為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為母於  
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為之  
子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子即皇帝位  
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

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  
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  
一二近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  
四方夷狄惑先帝之遺詔疑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  
戴之心為忠憤不正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點虜姦民  
有以先帝遺詔為問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以對然  
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促  
令供職而踧躅未敢承命者以此之故也若必使臣  
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



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預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歿無二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又乞定濮安懿王稱號狀

臣近到闕下伏聞兩制等已依典禮議定濮安懿王稱號封爵却因政府議論不同且令權罷中外人心疑惑未已伏緣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爲仁宗之子至於遷官封爵悉用皇子故事問安侍膳孝德已彰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爲仁宗之子故億兆

欣戴一無間言子子孫孫長享天命此則與前代出繼之主事體不同故於本宗難加殊禮况濮王自有封國繼嗣蕃昌今若更封大邦世世傳襲夾輔帝室永垂鴻名則於濮王之尊不爲不盛於陛下之報不爲不深伏望聖慈斷以大公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議如此則上合天心下服民望杜諂諛希合之言爲萬世不易之法

又上狀曰臣近曾上殿進劄子言乞依兩制議定濮王封爵稱號事早降詔旨及面有奏陳皆蒙聖意開



納至今已踰旬日未蒙別降指揮近風聞有臣寮建議欲尊濮王以殊號者朝論相傳未知實否臣夙夕思念萬一有執政大臣造作此議致陛下聖意難於可否故臣不避再三之黷須至奏陳惟望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伏以仁宗皇帝當康盛之年立陛下爲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者是皆欲陛下繼體承桃一意大統報德述事傳於無窮陛下自爲皇子則問安侍膳純孝已彰即位以來烝烝不怠謳歌欣戴夷夏帖然但臣下不明陛下

之心故率然建爲此議殊不思若加濮王以殊號則致天下疑陛下以懷報私親爲重以傳授大統爲輕事不兩兼理之然矣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皇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當聖政惟新之際豈宜失天下之心如此况今三二宰執皆是先帝舊臣計其贊先帝立陛下之時必不肯爲今日之議但以有保身之計故不暇深慮事機阿旨遂非一至于此豈顧事行之後虧損聖猷貽譏今古雖悔何逮臣竊見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書其事甚明陛下神聖博學必亦



覽之詳矣足以度先帝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雖先帝聖德廣大非魏主之可同在其愛子之心必不相遠如陛下以宗廟重事議論未同聖衷難於獨斷則望降臣此奏付中書門下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寮同定聞奏如此則自然公理可見是非可決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義昭示今古不以邪說諛論侵紊典禮

又上狀曰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兩制所議加濮王封爵典禮以安中外之心未蒙聖慈開允蓋以臣愚見兩制所議已合至公今若尚更遲留不惟濮王追崇之典有闕亦恐增長觀望希合之意導惑聖聽虧損大猷臣不敢遠引古義止以漢事言之如宣帝因霍氏所立又是昭帝旁孫昭穆之間自當有考尚以其有爲人後之議終爲魏昭所非况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事體與宣帝全然不同難倣而行理亦明甚以近臣各有董宏不正之言將致聖明之朝亦有哀帝之失故臣雖微賤寧不爲陛下惜之陛下若以臣言爲可采即望更令兩府大臣及未曾經議兩制臣



僚同定奏聞施行若以臣言爲妄謬不足取聽則乞  
下臣前奏付有司議罪重行貶責亦使臣引罪知非  
雖死無恨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乞罪執政邪議尊崇濮邸疏

殿中侍御史范某疏曰臣伏見執政首開邪議妄引  
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  
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奉之議朝論駭聞天下失望  
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臣地居言職勢不嘿  
全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典章猶在

且議旣不合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  
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言不足用願從  
竄謫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  
之志足矣竊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  
爲本得之則中才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智不能保  
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  
失可不慎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內  
營已私移過於人君失望於天下爲臣之惡莫重於  
斯伏惟陛下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禮宜追



厚然當俟先帝祥禫之既畢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講求典禮褒從本親况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陛下自臨御以來厲精爲治遇災而懼則有周宣之風至誠感神則蹈虞舜之德至於微稱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難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群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又乞罪邪議尊崇濮邸疏

臣近兩次全臺列章彈奏執政官不合首建邪議欺惑聖聰上損君德下驚民聽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兢兢業業慎重萬幾四方翹首已望太平而執政不能以古先哲王政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而乃希意要寵但爲邪說遠越禮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及乎近臣集奏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欲牽合



前代衰暗之世所行謬迹以飾奸言距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寔不忠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狀奏彈未蒙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惡肅清朝廷遂使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授御史告身隨狀繳納自今月二十一日更不赴臺供職居家待罪伏望聖慈早賜黜責

又乞責首啓濮邸邪議之臣疏

臣等近准閣門告報奉聖旨令赴臺供職臣等尋爲所論濮王典禮未正具狀奏陳不敢奉詔復准御批令依已得旨揮臣等伏緣近以彈奏輔臣乞正大議以雪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奸愚忠憤懣陷於僭越乃至封還詞誥擅離官次情雖憂君罪實違法伏蒙陛下深察其意憐其所犯朝命再行諭令就職臣等



徒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啓邪議之臣未加顯責之命中外猶以爲惑臣等何敢自止伏望檢會臣等前奏施行所有本職未敢祇赴依前居家待罪伏望聖慈俯賜睿斷

論皇太后降命追尊濮王疏

三年殿中侍御史范某奏曰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陛下已降勅命施行竊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謀陛下謙慎未行之

間聞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今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爲皇始末不同天下將何取信况皇太后自徹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源耳且三代以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已後母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之心卒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內奉慈



闡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  
闈之命叅紊國章一開其端流弊極大異日或爲權  
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陛下深察  
臣言追寢前詔凡繫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  
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  
于家日俟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己者尚冀一悟  
明主之聽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

論新法乞責降狀

熙寧二年侍御史范某上狀曰臣自備位諫垣殫竭  
愚衷實欲少裨聖治仰答天恩但其才不逮人技有  
所止多言煩黷一無可取加以執政之臣遂非強愎  
自謂人莫已若惟欲衆不我違率意而行畧無顧忌  
至於元臣舊老皆務泯嘿雷同漸恐欲事必行嚴立  
法制深嫉異同之論急繩違忤之人以致忠賢日踈  
謏佞得志陛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衆怨  
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漸固非臣力可回則其疲  
懦無堪罪在難赦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別擇爭臣庶  
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警懼小人不能爲



奸惟在睿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

進節尚書論語表

臣伏觀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讀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延和殿簾前占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爲唯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

爲君之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俾補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唯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狀

哲宗卽位知慶州范某上狀曰後漢光武報臧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



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一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

臣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報賊中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却欲別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於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下一言之賜爾臣常讀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戒臣恐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

繳奏歐陽脩朋黨論疏

歐陽脩朋黨論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

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唯億萬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



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  
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  
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而皆亂亡其  
國更相贊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  
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  
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於小人

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  
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  
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又論  
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  
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  
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  
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  
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  
爲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



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儒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頓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

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俵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



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

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構造謗言毀黷良善始以疑似之事沾汙一二忠臣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者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傷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群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



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爲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構造之言易爲明辨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上進伏望萬機之暇畧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

論貢舉疏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某疏曰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今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智識淺昧不能畫遠大之策上副詔旨輒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爲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興難進之嘆而寄貫巧僞者益多不若用臣



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乃擇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土著之人先曾入州縣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衆人者許用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爲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南省只試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考校逐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遂於貢舉優立五路之法又乞詔政府今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又論薦舉疏

臣聞唐虞之際俊乂在官成湯亦曰旁求俊彥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赦小過舉賢才是皆以舉擇人材爲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不減古昔而庶官得人不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遷任旣由政府多以資任采擇執政不過數人豈能遍知天下之士

只亦



得之私言未如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今臣寮舉薦兼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爲大冗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况當陛下刻意勞心興治補弊之際若不敷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揆時敘庶政惟熙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其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人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路監司臺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之人每舉三員並於舉章之中終身保全一有不職與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寮所舉自代之人一處叅較凡是庶官有闕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俊傑彙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士

論用人疏

公爲右僕射疏曰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聖政之



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須宜譽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群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悞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垂聖念少察愚衷慎推舉擇之方以稱安民之化

乞任群臣疏

神宗時知諫院范某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決庶政日煩聖謨萬乘增宵旰之勤群下負尸素之責君勞臣逸顛倒衣裳異天德不言而成

虧聖人無爲之治又况人主詔令當務簡而必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以糾繩出上意則事關綸言爲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寢久益少損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卑者當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盡心謹職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也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大察而勞神故易稱黃帝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堯曰



惟天爲天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是皆簡易博大無爲之明效也惟聖心稽而行之  
易若反掌伏惟陛下察虞舜叢脞之戒取老氏清淨  
之言潛晦聰明願養聖意擇宰司而委以萬務慎庶  
長而責其成功廣聽納以導群情察邇言而安庶政  
大臣無不以之怨多士懷得職之喜愚智效力上下  
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

論擇臺諫疏

臣累聞德音欲選擇臺諫官命自中出事旣出於宸  
斷發自至公宜須言路得人則中外快愜然臣愚以  
謂臺諫者陛下之耳目朝廷之準繩可以分別邪正  
規助風化百職之中其任最重當陛下初親庶政四  
方拭目以觀知人舉擇之化萬一小有失當汗渙難  
收綸綍旣行所繫不細更望深留聖念慎加審擇則  
天下幸甚

乞增補諫官疏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某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有  
諍臣七人所以廣聰明而益治道也昔在章聖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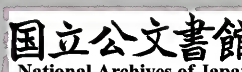


開廣言路置諫官六員仁皇慶曆之初亦嘗增置員數近年以來止及三員又自呂誨改御史中丞其闕至今未補當陛下求治之際耳目之官正宜多設伏望聖慈檢會慶曆故事增補諫官員數庶使言路得人上禪聖政

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乞添置諫官員數未蒙朝廷施行伏緣諫官廼天子耳目之臣設之不可不備當陛下明日達聰之際尤藉群才協力况有呂誨員闕久而未補陳襄至今未到惟臣獨員當此責重進無同寅協恭之助退無商議講求之益以臣暗拙實懼曠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

乞慎除授以革僥倖疏

殿中侍御史范某上奏曰臣聞君之大柄在於刑賞賞不僭則為善者勸而下無覬覦之心罰不濫則為惡者懲而人無冤抑之患善為國者必慎於斯陛下臨御以來於刑罰固已慎矣而於濫賞之弊未聞更張近自兩月已來尤多輕授如待制龍圖脩撰之職相次拜者幾十餘人豈必盡是賢才且復別無勲績





但以一人擢用比之同列稍優則人人敘遷以足其  
希望之意務爲姑息如止兒啼輕爵濫恩無甚於此  
伏惟祖宗之制尤慎寵名至於小官未嘗輕授况於  
近侍之職豈容什五而進哉伏望聖慈詔中書門下  
凡經筵雜學士待制脩撰等職並依內外置脩注體  
例各立定員數必須才德兼優或聖意揀擢或委以  
重任或別立事功仍俟闕員方許除授自餘不得進  
擬如此則得馭臣之道革僥倖之風近侍得人名器  
增重

奏舉彭汝礪疏

公爲中書侍郎奏曰臣近曾具可充臺諫官人姓名  
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  
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  
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  
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  
向則其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  
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列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  
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聽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



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論王安石疏

臣昨日上殿劄子蒙聖恩令送中書臣恐執政遂非不以臣言爲是進呈之際不蒙施行伏緣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抃以爲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以脩已安人爲務敦舉直錯枉之風先道德而後事爲先教化而後法制變俗易於偃草施仁速於置郵是將拱手垂衣而天下晏然矣今則安石乃以五霸富國

強兵之術啓迪上心忘其舊聞以希速効甚異孔子不言軍旅孟軻恥道桓文之意也又復任用小人專興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侵刻生民臣雖屢有奏陳不蒙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已觀其舉事倉卒知人不明必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注倚此臣深憂過計愛君行已區區莫奪之志也今執政之臣旣謂臣言無狀而臣亦恐執政不能致君若使尚處諫垣議論無由協濟豈惟職事闕廢實亦不可同寅伏望陛下察臣狂愚早行降責庶盡



犬馬之力別圖報効則臣雖歿之日猶生之年

論富弼疏

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為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為國故虞舜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之臣喜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陛下即位以來慎求輔相冢宰之位闕以逾年近得富弼委之大柄四方士民莫不歌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屢以舊疾

謂告入則隨衆循舊不欲有為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陛下丁寧宣召而弼終未樂職竊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間贊襄是賴在陛下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孜孜旰不暇而弼乃以養病自便處之晏然臣逸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未至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鬱鬱失職而迺遷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皇帝暨陛下倚為宿德元老四方士民望弼為



賢臣碩輔在弼報稱之義自應如何况陛下懼災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席君臣之際不宜形跡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陳其所欲爲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爲先務何者宜緩行然後審陛下用捨之意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徇勉媵阿自爲卷縮是非不欲明辯進退不敢顯言第且移疾於家使人主厭于容養然後翻然決去方爲善謀者哉臣必慮弼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徇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

之急妨其養性恤已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能早退自全即爲明哲之術殊聖人朝聞夕歿之意而弼以爲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爲恤也今弼若迤邐遂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成之迹弼亦有不能竭節匪躬之名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則弼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刑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又自念弼與先



臣素有契義在臣當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謁伏望聖慈將臣此奏宣示弼如臣妄詆大臣則乞重行貶責如以臣言爲是則弼宜恐懼脩省不可更如前日倚疾自便速當靖恭厥位同寅戮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興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採擇群才上以副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望使虞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聞弼以足疾迎送有妨不見賓客則將何以詢訪事幾別識人材竊計弼雖在家養疾不過安坐靜室賓客旣知弼有足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若只坐與之語於弼有何所損亦乞聖慈宣諭此意

乞詔還呂誨疏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某奏曰臣竊見前御史中丞呂誨坐言事失實奪職降知鄧州緣誨賦性質直素秉忠義朝廷許其風聞言事誨亦行之不疑旣有所聞遇事輒發論議雖有過當其情實可含容又况陛下舉直錯枉過惡揚善之時有臣如誨不宜謫去四方不知其罪無以獎勸正人伏望特回睿恩放罪詔



遠雖是已補中丞亦可別與職任留之左右實激忠  
良

論韓維不當與外任疏

二年同知樞密院事范某上疏曰臣竊聞門下侍郎  
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見韓維公忠篤實稟于天  
性議論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陛下用  
爲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寬仁大度委任群  
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候  
封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譖訴上誤聖聰

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  
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寮開陳却  
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捨己從人之心以繼商湯改  
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賜  
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霑姻戚旣欲上裨聖化  
難以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以下  
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  
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奸人得計  
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



漢忠宣公集卷之一  
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遍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  
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悞陛  
下至公懲戒之意

論劉琦等不當責降第一狀

臣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  
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等罪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  
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  
諫爲美率職之臣獲罪則忠臣不勸納諫之風或闕  
則君德有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

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  
心先皇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臣爲  
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封回自是誨等力求  
外補此陛下之所親見固爲萬世之光陛下述事繼  
明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事君教化或  
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  
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旣許風聞言  
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遂非捃撫其罪欲其畏避  
搯縮遇事不敢輒論雖於政府便安而陛下將何所



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論得君專任已  
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  
謂中理近以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已才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  
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  
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爲不肖  
合意者卽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爲通才指呂誨爲無  
用致陛下無從諫之美使時政有堰苗之憂臣常失  
望痛心固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  
民者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桑羊之術不恭  
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擾之賊之  
甚矣加以曾公亮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  
容惟務雷同苟且舊則好拘文法令則一切依隨趙  
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掄徒聞  
退有後言此皆陛下大臣所爲安得政令無失求諫  
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諍臣蓋以安石之心將欲果於  
興事所以深惡言者懲戒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已而



范忠宣公集卷之一  
與禹拜昌言曰聖周道既衰則有防川之蔽秦法雖  
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聰明洞照古今豈可啓  
寵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爲國  
計將琦等責降告敕速賜追還安石不可久在中書  
必恐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經筵足以  
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過之美可  
復見於今帝堯從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  
然臣久居諫列智慮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聖政  
有失雖陛下不憚改作而臣之職事已隳豈敢復在  
諫垣輒以居家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重  
行貶竄以戒百官

貼黃今後政府臣寮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  
論後至簽敕之特別作回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  
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勘劾恐執政陷以稽遲之  
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  
職事却蒙執政深怒况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  
察在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入謝今日不存  
忠恕以至于此亦乞陛下詳察



第二狀

臣昨日上言乞追還劉琦等責降誥敕臣以居家待罪以俟竄殛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緣臺官爲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職監當若指君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况自先皇帝以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失皆因大臣舉措不謹玷累朝廷且君父旣爲人所玷累則忠臣孝子寧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貶竄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廷大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馭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委之臺官俟有過愆則使彈擊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究詳特與追還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則臣歿之日猶生之年

乞於郊赦前復錢公輔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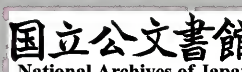
殿中侍御史范某奏曰知制誥錢公輔因繳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繳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



故事其言雖有過當其情應亦無他不過欲補陛下  
聰明盡其愚直而已不應重蒙貶責遂同邪佞賊汗  
之人中外人心寧不疑懼因此言路頗壅實損惟新  
之政今聞陛下以水災之後深求直言然在數十近  
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得非以公  
輔為戒各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陛下將何  
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赦前牽復公輔一官以明  
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大小之臣各盡忠正上補  
聖猷則天下幸甚

再乞復錢公輔官狀

臣近曾上殿奏陳乞於南郊赦前牽復錢公輔一官  
至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寧  
無不當臣寮各以公輔為誠不復敢有言者使濫進  
者不畏公論苟容者足以偷安虧損聖明無甚於此  
况臣僚中能不以身計為心而以職事為恤者十無  
一二陛下容而納之尚恐不勸今又深加貶謫則誰  
不各求自安人或盡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  
此伏望聖慈降臣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





開聖政無壅盡忠勤職者有所勸苟容偷祿者有所羞則天下幸甚

乞寬王覲之罪疏

同知樞密院范某疏曰臣與呂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寬王覲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亦須稍垂寬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况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二竄逐寢失朝廷清淨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

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爲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嚴戒盡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遠迂縷縷開陳罄竭愚誠莫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簡求何面目處群臣之右又况彥博公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翊皇猷未嘗有關今日豈肯雷同罔上庇護黨人蓋其



愛君之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  
貶謫王覲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臣自先  
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幾二十年遭遇陛下一新庶  
政從諫任賢夷夏歡呼古今無比此昔聖心所悉非  
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拔臣於疎遠之中驟置於丞  
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  
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  
恩螻蟻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卽  
乞謫臣補外被指爲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斥遠若  
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辜簡拔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又臣面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  
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爲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  
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構造謗語指爲朋黨先  
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  
構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  
衆人猶知亦可以爲朝廷深戒

又論王覲乞從文彥博等所言疏

臣昨日入劄子未敢簽書王覲文字因以文彥博呂



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繫善惡  
消長皆愚臣受恩之深罄瀝血誠用伸補報更無顧  
望嬰觸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又彥博公著年皆  
垂老屢乞退閑陛下特留平章國事益以重德老成  
一心向國真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出前古兼呂大  
防等皆陛下選拔于衆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  
諫官差除有言不蒙垂聽則與陛下眷留擢任之意  
輕重不同臣所以更望聖衷審慮少回天意良加採  
納以成唐堯捨已從人之意不使大臣有不用之言  
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闕時聞有德音令臺諫官  
但言事太皇自主張臣愚不勝欣喜今見彥博已下  
諸大臣奏事未蒙聽納臣不勝憂懼

論呂誨薛向疏

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凡是賞罰之失必須竭  
力陳論臣曾任陝西親見某人之姦迹豈敢偷安苟  
祿結舌保身况居聖神之朝當建枉直之說愚臣自  
叨近職固亦上體聖心無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  
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臣喜人承



順故昧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下之人有疑於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崇獎小人太深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用臣寮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蓋以近事明之不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丞詔許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則責君子之太重也薛向外官固合守法而敢違條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驟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也陛下間或遣內臣走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寮得知其或言不審詳必爲隱而不責又况肯使與罪人對辨而反坐其言者哉此則務優容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容有不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志也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優假以來之則近侍之言皆進違忤者沮之則中人之性盡移如此而望風俗之不偷聰明之不惑不可得已陛下天資睿聖超越前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尚恥於枉尺直尋陛下固不可啓寵納侮豈止爵及惡德實亦有



害邦家伏望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三人之命悉賜追還不唯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

論薛向疏

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獲貸又其性貪狡不可付以六路之權不蒙聽納臣聞傳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聖王之政在乎愛養百姓而補助其不足使之衣食有餘然後供給公上猶先培其根本而待華實之茂理之必然也陛下方以公私匱乏故務先於理財蓋欲厚本

抑末補助百姓將使富而後教冀三代之政耳非有意於損下奉上廣殖貨利增大侈心而已也然則付其任者宜得仁愛有德之士視人如已方能知民飢渴發歛以時庶可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固非如薛向急進希功貪狡刻薄之人所能爲也方今多士盈庭必有賢才可副選任在陛下擇之而已今乃付以薛向而欲使黎民不飢不寒知陛下愛養之意是猶愛其赤子而付之狼戾貪狡之乳母欲其子無飢渴之患而知其父母之慈固亦難矣今陛下成命已行



聖意罪也而臣區區猶言之不已者是臣之職天下之士未至絕無君子而致陛下屈法獎用小人是執政之罪也陛下聰明聖智有納諫之資而臣言無可取則臣不肖失職之莫回執政之罪在聖恩得以含容而臣之罪又安得不治哉臣不勝待罪之至

又論薛向疏

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違條罔上罪狀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蒙獎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失將使奸邪得志盡謂憲典可欺中

人之性易移悉以張靖為戒遇事必皆希旨蔽惑人主聰明蓋自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政臣雖累曾陳奏不蒙聽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靈使之專治財賦則薛向奸詐必更甚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路帥臣走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為向所統攝又有非時使命往還訪察若是臣察善惡朝廷易為得聞而向以巧能彌縫尚敢肆為欺惑今來東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臨又無非次使命採訪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陳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



聞東南諸郡民力多困窮近復連被水災正要朝廷  
優恤陛下當遣寬厚仁愛之使惟令撫養瘡痍俾得  
漸就富完以厚根本豈宜更令纖巧刻薄之吏別肆  
誅求或致民心困窮亦必別生事變則於治亂所繫  
非輕臣居諫垣豈敢緘嘿陛下度臣於向素無嫌隙  
又非強復欲遂已言何必區區頻黷天聽蓋以朝廷  
賞罰爲重六路生民可憂復遇陛下聖明其言不可  
不進惟望早垂睿斷勿憚改爲從諫黜邪二美兼舉  
使天下風俗一變奸人革心豈不盛哉如或以撻善  
嫉能其說無取則乞宣示外廷早行責降

又論薛向疏

臣准中書劄子以臣乞補小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  
竊以臣叨預諫垣禪補無狀遂使奸人壞法朝廷賞  
罰不平固當竭力陳論死而後已乃敢妄求責降輒  
請郡符疲懦無堪罪宜不赦而蒙尚加容貸未賜允  
俞在君父保全之恩極於仁厚而臣子補報之義愈  
宜竭忠然有未盡之誠不避頻黷天聽緣薛向詐佞  
貪狡衆所共聞陛下但愛其小才臣依違而不言負



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彈吳安持李偉疏

臣伏觀都水使者吳安持李偉等決大名第三鋪口欲因漲水回大河入孫村口使還故道暴集薪芻屢差夫力倚河之民殆不堪命訖無成績虛費不可貲計若知不可而強爲是貪賞欺天若果可爲而不效是不虔敗事欺天敗事未嘗議刑奸儉之人旣無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前日假託是朝廷賞罰之失實係消長安危事理甚明不蒙聽納臣

若偷安苟且徇俗好名則必謂此事已曾力言自是朝廷不聽足以聊塞責任遂可竊位保身何必違忤君親以取擯逐之辱蓋以人臣之罪莫大於容養小人下使侵刻生民上使虧損聖政况臣謬居諫列職當指佞嫉邪又以連任陝西親見安持奸迹今若言而苟止則是輕職愛身不惟非臣素心陛下亦何所賴是以區區不已上黷睿聰伏望更將臣前後所陳反復詳究如臣言非誣罔則陛下何惜施行不惟使奸吏悛心亦可正朝廷綱紀如或謂人材難得須當



委任小人而臣欲遂已言務隨流俗不思體國意在嫉能則臣之不忠罪亦難恕豈可尚叨任使猶處諫垣雖蒙聖恩含容於臣何施顏面唯望早行黜責以誠百官

論誅蔡確當與師臣商量疏

尚書右僕射范某疏曰臣之愚心雖知蔡確衆議不容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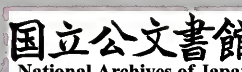
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神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誠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衷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師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論不宜分辨黨人狀

同知樞密院事范某上狀曰臣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復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答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

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鑒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皇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





邪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斷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爲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爲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况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乞詔臣寮上封章陳闕失疏

殿中侍御史范某疏曰臣伏見近者小災爲害萬衆失寧愁痛未平繼以淫雨陰沴不解人益無聊陛下軫慮至深嘗降詔旨責躬求諫非不丁寧多士盈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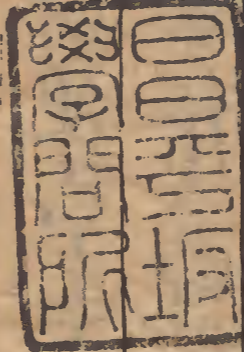


徒爲竊意未聞各明上封章副陛下之意者其間或有奏疏亦未聞采擇施行群下有未通之情朝廷無恤災之實以致天意未順人罹其殃若非陛下至德動天推誠納諫則恐未能上承天戒下格太和伏望聖慈特降詔諭令兩制近侍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並須令逐員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其省府館閣諸司主判朝臣及常參官等並令依次轉對各依故事如此忠言可盡下情可通聖政之得失必聞羣臣之能否皆見惟祈天造俯納愚誠

又上疏曰臣近日曾上封奏乞降詔令兩制及三司副使已上臣寮逐員各上封事及諸司主判常參官等依次轉對至今不蒙施行伏惟陛下臨御之初天下延頸企足觀望聖化正宜博覽群策通達下情使四方之利病必聞群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固不當以聽覽爲煩而以多言爲厭也况自古昔有敷奏以言之法官師相規之誠瞽爲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皆所以深采群言裨助時政之道也近世則有百寮轉對之法本朝累



聖悉曾行之非臣至愚獨有是說伏望聖慈體明目  
達聰之道念群情壅塞之弊將臣所奏付中書門下  
檢會施行則天下幸甚



范忠宣公集卷之一



